C. T. LOO & CO.

41 E[illegible]EET

[illegible]

NO. 501

HGT.

LENG.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德報

元末明初有張某江西人積德累世人無知者嘗卜一地葬其父母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必當爲三公張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謚文襄最先發其一居四川入　本朝爲遂寧相國鵬翮謚文端其一居江南爲京江相國玉書謚文貞其一居安慶爲桐城兩相國英

諡文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卽菊溪相國百齡諡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蟬聯數世不絕古今所無而文和弟廷璐爲禮部侍郎廷瑑爲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靄若澄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若渟爲刑部侍郎尤爲一門之盛

長洲韓宗伯世能與濤流令蔣育馨同登隆慶丁卯榜宗伯之祖永椿居陸墓家貧早起持箒掃兩岸螺螄盡入水中四十年不倦蔣祗京義居婁門外敦倫慕義家貧稍有蓄必助族人讀書膏火送弟士修入城應郡邑試徒步往

THE GETTY CENTER LIBRARY

來雨雪饑寒不顧也後永椿以孫貴贈一品京義以曾孫
若來貴贈一品韓蔣兩家三百年來爲吳中望族
蔣肯我公名育馨長洲人年十八領隆慶丁卯鄉薦歷
中官福建淸流令多惠政錄其陰德尤大者二端淸流山
民多畜蠱毒人至輒死公親自按捕殲其渠魁且以治蠱
良方刊示通衢人賴以生者甚衆又淸流民俗女婢鬻於
人者日椎髻赤脚負汲道中過時弗嫁健兒多魴鰥自處
終身不得娶公下令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罰能遵令
者各贈以銀一夕而畢願者數千人民感其德爲立生祠

逭公去任老幼攀轅以豆一石置公車前日願祝好官子子孫孫發科發甲也公之子燦卽中崇正元年進士孫德埈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垓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埴中順治十八年進士俱以文學宦績著名東南自此會元以下登甲第躋顯秩者至今不絕

李明嶅字山顏號蓼園明末補嘉興縣學生順治元年舉鄉試授福建古田縣學教諭受知於巡撫佟公國鼐時閩有流民數千或疑爲寇將殺之蓼園力白其冤得免嘗上佟大中丞詩云閒嘗從行閒歷歷摩高壘慷慨談世事與

閒掌每抵海上揚風波柙中出虎兕書生佐軍威毋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閭左竊姦宄城南數千人如肉登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類遷徙一時反側徒渙然釋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貴知心如公寧有幾平生一片心士爲知己死長吟以報公詩人歌樂只蓋紀實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圍累月及事平則檄按士子之脅從者人情洶懼公謂中丞曰此邦初定猶新國也宜用輕典推亟請廣招徠以消反側於是諸學生罪出復業他邑效法全閩以安後蓼園引疾歸生子五人長琇官處州教諭次

我郊官廣西鹽驛道次陳常中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兩淮
運使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車次維鈞
附貢生初授江西都昌縣歷官至直隸總督門第之盛一
時無兩皆積德所致也見嘉興李金瀾明經所記之天香
錄

韓誦先公名翻長洲人至性過人父治由舉人知黃巖縣
事有政績卒於官公奔喪千餘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
被累公盡哀所有以濟兄家雖破絕無幾微憾也待女兄
弟尤有恩意一適張氏夫婦相繼歿撫其孤成立其篤於

倫誼類如此子菼康熙癸丑會狀仕至禮部尚書諡文懿
孫會俱占甲科
沈韓倬公名世奕長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積德累仁
世奕登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培植寒
畯賞識韓文懿公於未遇時人咸服其精鑒子旭初康熙
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康熙己未進士官侍讀朝初子會
純康熙庚辰進士官義烏縣俱以文學政績稱後裔入館
選者相接焉
宋文恪公德宜明御史學洙子性孝友年十七以父殉節

事未彰乃敘巡按山東狀伏闕上書得贈卹弟叕撫孤女
踰已出凡宗族貧者必竭力周之無難色中順治十二年
進士官至大學士子駿業大業俱顯貴孫曾科甲至刑部
侍郎簪七世顯貴

蘇城蔣公表名維城由歲貢　廷試第一授學正生平敦
厚好施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於南𦐂甫里
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
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元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其
餘善行不能殫述年六十隱居洞庭尚未得子往來太湖

買生物放湖中三日爲期其夫人袁氏爲先生置遺室二人五年之中連舉五子先生殁時其弟公遜先生已卒甫里人請于當事爲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廣東欽州營遊擊阮公名玉堂爲今雲貴總督阮雲臺宫保之祖少善馳射中康熙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改署苗疆九溪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民爲亂時雲貴總督張廣泗爲經畧總制全軍阮隨各營官兵進勦殺獲甚多苗民糧盡不能支乃乞降近營跪哭阮察其誠爲請于經畧經畧

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衆賊乞降經略云發三礟不畔去乃眞降耳即對衆發三大礟斃數十人餘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受降當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而各營官兵由左路奮登突殺賊之精銳殆盡生擒男婦子女三千五百餘人解赴大營經略欲盡誅其生口阮爲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殺者當誅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經略始可其請阮既出營爲分別男女年歲苗民環跪哭聲震于山谷先擇壯年強

項者新之其餘全活給以口糧阮之德也至宮保中乾隆己酉科進士入翰林現官雲貴總督晉宮保銜　賞戴花翎以文章經濟稱于時咸以爲積德之報云

吳縣潘大冢宰世恩其先世歙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入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携蒱家盡落且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爲胠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曰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難何不早

告命之坐出二十金予之曰十金償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故習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卜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爲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卽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葢其人得金後爲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日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欵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爲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劵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之皆以

爲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冢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冢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遥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吾鄉孫春臺中丞名永清未第時嘗佐廣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爲友値土司以爭蔭襲相告訐驗其支皆明時印璽總督某公將擬以私造符信律當斬株連者甚衆春臺先私具一稿懷袖中見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襲無反狀豈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柰何春臺出稿示之方伯讀竟大喜陳于督撫從之得活千人後中丞以

中書舍人起家官至廣西巡撫第三子爾準中嘉慶乙丑
進士入翰林歷官至浙閩總督
常州費歐餘觀察濬之父故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智
略狀貌奇偉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
黨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行私將
文書名籍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
賢置不問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至觀察遂中乾隆丙
午副榜今官陝西督糧道其公子開綬中嘉慶庚辰進士
授庶常年纔弱冠耳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爲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尙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爲美也盡以槖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鄉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

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間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鹺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委巷聽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人無償將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亦何必尋此短見耶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隔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湄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煐又中道光戊子舉人

夏源泰在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

一舖與茅厠相近一日在厠上得遺金約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後亦爲夥計遂發財傳其子傳其孫至今猶盛

無錫東門克寶橋有某姓者偶入茶館拾得一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坐有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

至今尙存家道小康矣

吳江縣皂隸石魯瞻居心甚慈凊閑無事輒取竹板磨極細或浸糞缸使人不痛不傷有私託打重板者石嗚咽不應曰吾不忍爲也如是者五十年閒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

冤報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寓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旣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

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七首於膝褲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例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卽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彳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

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値千金藏於某處卽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寃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余鄉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

一妻甚美某甲見之嘗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
矣遂召傭者置之家每俟其飽食後令之負重如是者年
餘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
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遊行見叢莽中
傭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爲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
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嚙
其足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數匝鉤之不去而甲
已憊矣因將前謀告人一村老幼咸來且覩且駭甲死而
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

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僞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

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致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擰捏作靑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荅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爲買棺

殯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
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昧良之報應如
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爲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覩其
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
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
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
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于媒女
泣曰吾爲父死尚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

其衣褻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日此未為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為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此何得為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汚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撿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余同鄉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娠生子不數日顧氏

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强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方一隻以致嫂咒駡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求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遂將鹽水攙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如是者數次自云已到陰司審問拶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報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施佯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鰣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即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鰣魚已滿廚矣又

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計奪也其勢焰如此此後余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與人鬭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欵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

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麽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擡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公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

手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脚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爲盜問立斬亦天報也

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達妻顧氏頗美縣役某催科至其家瞯君達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入房自泣曰此頸爲人加手豈可洗乎遂縊死越兩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見顧氏上其舟役作魅語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適遇來船纏纏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報應亦奇

崑山徐健菴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

陔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東太嚴冠卿以巴豆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同貌無異乃大驚惧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書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惜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學修

先生嘗館于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昔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烈之
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覺羅雅公巡撫江蘇奏准不許濫觴
遂使陋巷窮嫠向隅飲泣雖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當
爲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而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不
可泯滅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當恭逢　聖明御
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
不知之而獨爲此省區區小費耶後公以征庫車城失機
正法安知不以此一事之報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一徐氏婦荷鋤往田忽爲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碎人爭拾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此慢褻字紙之報

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中取淫書覗之從此纏綿思想琢鑿眞元患癆瘵夭死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刻淫詞及春宮圖像易於銷售積資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

散此編造淫書之報

湖州某姓爲人陰險有刀筆才凡非理之事經其飾說便足奪人之聽平生所害不一人後得一奇疾發時輒自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傷風而死此刀筆害人之報也

有某翰林簡放學政取士頗不公盈箱累篋滿載而歸遂爲富翁不復出矣營造大宅兩區一在故鄉一在京師二十年後同夕火起燒盡無餘

吾邑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靡惡不爲被其害者

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對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閙關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尚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寃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間事

乾隆初年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遊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返後復思之至忘寢

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大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有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惟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面具即土豪某也遂鳴官緝捕得其實問立斬無不快之

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兼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于舟中中鈺死于車中云

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譚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　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爲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峯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

語家道亦凌替矣

常熟黃草塘有須姓者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牛刀安置門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斷舌死

又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忽得一夢夢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須將稻柴扎一人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叫而絶

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病病愈後面成羊狀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糴米死于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傘從后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葢鬼復還家云

楓涇鎭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嚙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牀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

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祕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雄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

曰此吾偷雞之報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頗有姿色而冶容放誕不異青樓其夫憤之未得間也一夕聞妻房中有人聲即持刀入但殺其妻而脫逃其姦者其夫懼罪即時商于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難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無可奈何即書借票與之棍乃爲之計曰爾急急回家勿動聲色點燈室中而坐掩其門俟有人來即殺之是已果如其言天明辨之即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間事

婁[illegible]　卜生某者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

居延師課讀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即去第囑家人勿哭毋移尸尚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囈語耳至次日晚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舉家大驚師亦駭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兩三時始甦生自言暈絶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詎其財物致鬱死訴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于是諸惡丐亦求索于

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告其事及期諸丐譁然至其家已有備咸爲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入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即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定奪可也近因偶萌惡念故被拘執耳生與婦力辨是和非强渠先來奔而婦執以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果得淫奔狀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婦與生仍譁辨

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仍作丐有號哭跪求于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一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索賄其母又爲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遊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言之甚悉

蜀中有一無賴子夏日大醉裸體仰臥文昌殿前道士勸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無賴猶訕謗不已且對神像

遺溺忽風雷大作霹靂一聲削柱木一片鋒鋭如刃適破
其腹劃然中開腸流滿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
皆爲雷火所燒惟兩柱上所挂金字長聯雷火燒處逐字
跳過無一筆燒壞者時吳門周勗齋太守適官叙永廳親
自往驗目擊其事

余見有某太守者家蓄美麗甚多選其精于一藝者號十
二金釵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絲作藤穿碧玉翡翠
爲葉取紫晶綠晶琢爲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鋪設宋錦爲
褥褥上置大紅呢繡花坐墊旁列古銅鬯彝白玉鴛鴦洗

官哥定窯瓶椀及圖書玩好之屬與諸美人彈琴奕棋賦詩飲酒或並觀唐六如仇十洲所畫春冊調笑百端以此爲樂不數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蕭然又有某顯宦者好優童豔婦不惜重費入其室者兩行侍立朗如玉山唯有垂涎不敢平視怦怦心動而已後官敗出戍死于黑龍江家事亦顛倒不可問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如此其速耶

常熟南門外有七圖張姓者兄弟四人無惡不作皆力田頗饒裕新造廳堂一所費至數千金尚未進屋也道光元

年五月忽染時疫兄弟叔姪以及老少婦女接踵而死者至十八人僅存兩歲幼孩而已聞者爲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潤州自其祖貿易吳門遂爲吳人年少美丰姿見鄰有好女兩小無猜目成心許求姻不諧生已別聘女將嫁矣生又誘與爲亂復設計破其婚姻擬納爲妾而復不果女遂抑鬱死未幾時見此女爲祟生遂患羊頭風每發郎暈成婚後延親朋演劇讌會生忽仆地口稱潤州城隍同吳郡城隍欲會審須往聽訊遂瞑忽聞號泣聲又聞杖責聲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書未到不能出

關潛伏責布船至本籍告準始會審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閶門崇眞宮橋左右失火時有鄉人搶刦一箱未至家適其弟自賭博場見之遂奪去計値百金一夕而盡鄉人恚憤致病醫藥半年賣田去屋始得就痊枉費老心轉破其產

東臺姜又白言其鄰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樸誠娶一妻美而賢事翁姑惟謹初生一子頭頂尖出數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則更高以爲怪而斃之繼又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中間缺寸許可望其喉亦以爲

怪而斃之後生二女皆嬌美如其母嗚呼豈天將斬翟姓嗣故隱其惡而顯其報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郵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觀詢之乃分發廣東候補知府卓齡阿與其妻關氏並本船舵工一人其僕言主人在京伉儷甚篤獨不孝于其母分院而居有黃泉相見之誓母知子將出守使人謂卓曰吾母子不見久譬如與汝爲鄰今日遠遊亦當來一面而卓與關竟驅車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惟舵工同時震死不知其故或

言卓在京時負人七萬餘金債主十三人皆山陝放賬者跟隨坐索卓不得已即與其妻同謀差舵工郭元夏買砒霜欲藥之也時州刺史某爲驗其尸下棺交其僕從回旗而以放賬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報

吳門蔣榮祿公塋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隕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于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紅綾衫與之換婦歸家姑喜示其衣婦又奪之初著身忽然墮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鄰人咸集不孝婦猶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故變猪以示人耳言訖而竟成猪叫矣獨其前腳猶似人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爲余言之甚詳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正在打鐵

有火星爆入藥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鬚髮俱燒去尚未死其人係遊手棍徒日以賭博爲事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不孝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竟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開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姑聞之欲入

房覩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門惟見不孝婦臥于地一腿變成驢越數月死

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猪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是猪終日在汚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案南部新書有河南酸棗縣下里婦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人截婦人首而以犬頭續之其事相類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節署胥無墨水而善於罵人偶
將閤署賓客出其考語每人定以八字無不形容絕倒嘗
謂人曰吾見世之所謂經濟文章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徵
歌度曲掃地焚香以及書畫琴棋風流儒雅之輩一應著
即處斬其議論類如此其治家也事事親裁不經奴僕而
一錢如命恐人侵蝕不利于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積有良
田萬畝大屋一區計每日進門可得百金而猶以爲未足
後以奸事爲人告發自詣縣中靦面行賄縣官怒立坐堂
皇取賄置庫一面通稟上司關提收禁自此花消二十餘

萬兩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調有餘而言語尖辛必欲勝人以爲快後官縣令積資數萬金惟有一子亦聰明絕世遂將所有宦囊揮攉殆盡至於客死他鄉一孫癡呆不識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寧忠厚毋刻薄刻薄之至者必有奇禍云

殘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鵝掌以鵝置鐵楞上其下漫火烤炙鵝跳號不已遂以醬油旨酒飲之少焉鵝斃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無倫康熙二十八年賊匪夏包子起兵謀反以

鐵榜炙死慘酷異常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鱸香館葢借鱸爲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樁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于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巳公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

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爲余言

浙中有搢紳寓吳門御下最殘忍性好淫家中婢嫗無不汚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一箠數十有號呼者則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胷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翦刀翦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頸其有强悍者則以靑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攜千態萬狀難以盡述後有傳其事於鄰

近者咸爲憤憤卒衆詈其門主人大怒皆縛之自此人益衆打毀殆盡因成訟大吏知其事下太守鞫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據僅辦提解回籍而案始結然其家已破矣有僕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確將來又不知作何報應也

折福

戴堯垣春水居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厠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上郎問此事學士曰有之可見堯垣之言非妄大凡人有以厠上看書最爲可笑

雲間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窗稱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殁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廣陵有鹺商女甚美嘗遊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認此女爲娼也不由分辨遂笞之女號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之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綫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

醉令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事遂止後痛自悔改以

夫貴受封雍正初年事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Y.

NO. 501

HGT.

LENG.

2616-300 v.17